西夏書事

西夏書事卷二十八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元祐三年遼大安三年夏天儀治平二年春正月乾順受冊爲夏國主

初秉常死訛傳夏國大亂乾順雖立未知存亡哲宗命邊臣體訪眞實後行封冊會夏使表獻遺物乃冊乾順爲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上與皇太后降詔賜物悉視慶歷八年銀絹各三萬疋兩錢三萬貫遣劉奉世等賜冊曰

於戲堯建萬邦黎民咸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賓此
帝王之所同而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
聖顧乃西陲錫壤建邦衛于王室保姓受氏同于
宗盟爵命褒嘉恩禮甚渥今爾承其冑緒紹茲藩
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
達于朕聽實惟汝嘉是用酌稽典故表顯寵名錫
爾以茅土之封加爾以服乘之數誕頒封冊以綏
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輕車都
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尉安喜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罷象先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作朱籓輔夫篤于好德乃克顯光忠于戴君永膺福祉往祗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

二月歸陷蕃人戶

梁氏以中國約回內附蕃族又聞詔歸一漢人者予縑十乃歸還陷蕃人戶共三百一十八

三月使謝奠慰

使人見于延和殿稱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言昨父國主秉常遺使祭奠弔慰前已奉表稱謝謹差大

使祝能野烏禹實副使吕寧賴喀麻等進馬駞共二百七十四匹頭詣闕恭謝又差大使映吳嵬名諭密副使廣樂毛示聿恭謝太皇太后

夏四月梁乙逋以牒索朱梁川遂入涇原掠蘭家堡

梁乙逋恣橫日甚秉常舊時親信老成悉因事陷害又以所得歲賜旣豐飽而思奮劉奉世等持封册至故加悔慢不遣使謝已聞蘭州城西關堡將築龕谷砦令宥州移牒言界內朱梁川係本國地土中國不得擅有興築不俟回牒縱兵入涇原抄

蘭家堡掠人畜焚漢蕃廬舍殆盡

五月連西蕃阿里骨兵寇定西城

梁乙逋卑辭厚禮約阿里骨入寇如得地以熙河岷三州歸西蕃蘭州定西城歸夏國于是阿里骨襲破洮州乙逋率數萬衆出河州會之同圍南川砦大肆焚掠汪藻青唐錄云阿里骨既立以爲朝廷疑已遂與夏國梁乙逋通五月二日引步騎七萬圍河州南川砦焚廬舍二萬五千區發窖粟三萬并導夏人敗官軍殺都監吳猛而宋史哲宗紀但言元祐五年二月夏人圍南川砦不載青唐事茲參取之又攻定西城設伏誘戰擊敗官軍殺都監吳猛等

六月掠隴諸堡

夏兵慓悍倏忽往來未嘗久頓凡闔堡砦使城中兵不得出然後分掠人畜挑挖窖聚時以數千騎入秦州抵甘谷城圍隴諸堡守將先伏兵在外出不意掩擊夏兵驚退失戰馬數十匹

秋七月卓羅監軍仁多保忠侵鎮戎軍

梁乙逋以乾順命脇保忠率萬人寇涇原保忠與乙逋不協甫入境遇總管劉昌祚大衆截之一宿即還

遣大首領鬼名阿哭如青唐

梁乙逋謀取熙河遣鬼名阿哭入青唐約阿里骨

及首領青宜結鬼章期大舉阿里骨以中國使人

高昇許以兵應

八月集兵天都山寇熙河起飛梁以通西蕃兵知岷

州种誼斷之乃退

乙逋召十二監軍司兵集天都山與乾順母梁氏

將之對蘭州通遠軍而營阿里骨亦發河北兵十

五萬由講珠城閣河州令鬼章以二萬衆駐常家

山大城洮州自率廓州兵五萬約會于熙州城東之王家平乙逋遂造飛梁以通兵路知岷州种誼與總管姚兕率兵由間道先斷飛梁襲破洮州擒鬼章乙逋遣兵數萬援之至橋不得渡望風而潰一統志云宋元祐二年夏人寇邊羌酋鬼章駐兵常家山爲宋將游師雄所敗與宋史种誼傳異

按綱目攻取之際不書方畧間有書者必重其事而特筆起例也是時夏衆屯天都起飛梁以通西蕃兵飛梁不斷勢未易解也故書起書斷以重之

分兵圍三川諸砦

爲守將韓緒趙說所敗（張舜民誌劉昌祚墓夏人寇三川乃攻鎮戎以後事而哲宗實錄于九月十日書鎮戎八月二十二日書三川）

九月寇鎮戎軍

梁乙逋復令仁多保忠率十萬衆入涇原聲言國母親將攻鎮戎西砦圍涇原十一將兵于城內總管劉昌祚病知軍張之諫不敢戰保忠令軍士四散樵采焚廬舍毀冢墓五日知慶州范純粹遣副總管曲珍領兵自環州深入牽制晝夜馳三百里

至曲律山范純粹奏議曲律係横山與穴最深之處峯巒險遠道路阨絕前後漢兵未嘗窺及韋宥等州一帶邊羌每聞中國點兵即于此處會集據險自固縱兵擊破族帳斬首千餘俘老幼婦女數百人保忠聞之將解圍潛于所札砦內如常起烟火量以兵守一夕遁回比城中知追之不及

元祐三年遼大安四年夏天儀治平三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司天言不利用兵梁乙逋不聽

出兵侵府州

守將鈕宗翌擊敗之

二月遼使來請賀正

梁乙逋以遼不須封冊遂不遣賀正使人遼使黎

知政事王維來詰其故

三月襲德靜砦

自攻府州不利兵士屯聚各砦止三五百人託言

護耕故示寡弱以誘官軍邊將戒嚴不應遂乘間

襲德靜砦砦將張誠率蕃漢軍四出掩殺衆驚退

宋史夏國傳三年三月攻德靜砦諸將米贇郝普

戰死詔劉昌祚以涇原萬人駐德順軍熙河五千

入駐通遠軍扼秦鳳要害以爲犄角與誠傳異

夏四月圍塞門砦慶州官兵來襲洪川砦乃還

梁乙逋數遣使入中國示欲伏罪請和而于使介往來間乘邊人觀望輙出兵掩襲冀有所得延安帥趙卨檄慶州將劉安李儀曰夏兵將入寇汝徑以輕兵由西路擣其腹心未幾乙逋果圍塞門殺皇城使米贇供奉官郝普右班殿直吕惟正與安等率兵入界抵石堡砦焚蕩勒雞平一帶族帳襲洪川破之俘斬甚衆復于花磚會油川平相對舉

烽火多設疑勢夏兵急解圍歸

附宋史舊錄六月辛丑夏人寇塞門砦詔陜西河東經畧司嚴城砦完守備如夏人攻犯非逼近城下決可取中勿多施行自致闕誤據長編攷異云夏人以四月二十四日寇塞門不知此段所書果在何日恐不應再寇也

秋七月遼始遣使授封冊

乙逋以遼使詰責復遣使貢遼主乃使冊乾順爲夏國王

侵蘭州攻龕谷砦

夏國距蘭州止一舍道遠不百里中無重山複嶺之阻乙逋點集軍馬屯于涇原熙河對境一夕突入蘭州力攻龕谷敗砦將及東關堡巡檢殺兵士數百人

八月犯延安

鄜延經畧司移牒宥州詰入寇故乙逋回牒但請疆土而不謝罪且潛以兵犯延安知鄜州种誼統諸將赴援夏兵聞誼來皆退延人謂得誼勝精兵

三十萬

冬十月飢

國人賴以爲生者河南膏腴之地東則横山西則天都馬銜一帶其餘多不堪耕牧時河南大旱歲不登故事國中舉兵蕃屬自備貲費乙逋數下令點集戎人不能應

元祐四年遼大安五年夏天儀治平四年春二月遣使人謝封冊

乙逋以歲飢不能點集令宥州移牒保安軍言將

遣使入謝封冊請先議疆事朝議以謝使未至即
議疆事不許于是使嵬名善哩貢馬謝封冊請和

三月月入東井

犯西扇北第二星羣臣以國家用兵過多請息民
力爲言梁氏善之

夏五月遣使如遼

亦謝封冊也時遼主獵魚兒濼駐蹕赤勒嶺使人
候五十日方見

六月使請易地

使人請以所許葭蘆四砦易蘭州塞門押伴金部員外郎穆衍折以禮使辭屈不敢面對哲宗賜詔曰省所奏云昨差人赴延州計會將永樂人口及所還四處城砦交換塞門蘭州兩處地土實在事宜祈朝廷酌中賜一裁決朕已具悉爾嗣守世封虔脩貢職頃屬罷兵之後繼陳復地之言累降詔音備諭朕旨豈謂歷時既久尙稽聞命遵行忽覽奏封深諒誠款顧改圖之議猶有拔陳然事大之恭實聽裁決再維忠順殊用歎嘉雖易地之求當

一遵于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別示以優恩除漢蕃
土地指諭已明難從換易外所有歲賜據前降詔
命合候地界了日依舊今特推恩敕有司更不候
地界了當便仰檢會與依例施行爾其體朝廷恩
信之隆遵封疆謹守之戒永思安靖用保悠長

秋七月使賀坤成節

使至京師刑部郎中杜紘迓之至館使欲入見自
陳請侵地紘不許使出不遜語紘曰國主設有請
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爲可否

乎乃不敢言

附王氏東都事畧趙禼傳夏人入貢已以重兵壓境諸將請益兵爲備禼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爲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夏夏兵遂去攷此事宋史禼傳載之然不書時地不得其詳

九月移牒請受地

宥州牒保安軍言已鳩集永樂等處陷沒人口于十一月十日押付界首應給四砦亦即差官同自

領受及檢點所有歲賜

冬十月中國使賀生辰及賜冬服

使臣爲崇儀使董正叟如京使李玩

十一月歸永樂俘復米脂等四砦地

初哲宗詔夏主曰昨永樂城將吏兵夫盡忠固守力屈就擒衆多生齒淪于異域念其流落每用惻然雖已詔汝發遣當給賜可還之地然念城初失守衆即散亡或爲部落所得或爲主者轉鬻非設購募恐有所遺汝可深體朕意訪求發遣當據送

到者每人別賜絹十疋命官以上加優賜給所得之家乙遺命宥州牒言永樂人戶除累年死亡外鳩集到一百五十五人敢赴界首交付及至交領時僅一百四十九人盡復米脂葭蘆安疆浮圖四砦地葭蘆境在河東以兵渡河計肆奔突見太原將訾虎屯兵界上乃止宋史夏國傳元祐四年六月稍歸永樂所獲人哲宗紀元祐五年二月己亥夏人歸永樂所掠將士百四十九人傳紀互異茲從李氏長編

按永樂之役將校死者數百人士卒役夫沒者二十萬神宗臨朝痛悼成疾豈非軫念遺黎陷

身與域哉及哲宗即位值夏使告哀即詔以歸我陷民給其故砦無如夏人故難其事遲之又久僅歸吏士百四十餘人盡復舊疆續綱目發明以爲是舉夏之慕義宋之綏懷兩得之夫宋之綏懷誠有矣夏之慕義則未也

元祐五年 遼大安六年 夏天祐民安元年春二月梁乙逋請婚西蕃約取邈川

乙逋威權日甚其弟姪皆握重兵陰謀篡奪聞阿里骨與溫溪心搆怨思併邈川遣使青唐請爲子

結婚互爲應援阿里骨許之亦遣撒䍐約攻邈川
城使人近北往來不由邈川恐溫溪心知也撒䍐
乃蕃部使役之稱
三月保安軍牒索陷將景思誼
思誼以永樂之圍縋城被執及還陷沒人口思誼
已死中國未知延帥趙卨移牒來索乙逋令宥州
回牒報之
夏五月請廢蘭州之質孤勝如新堡
二堡古榆塞地漢趙充國屯田所中膏腴五十餘

頭據兩川水泉以資灌溉國人稱爲御莊自李憲城蘭州築堡其地土人悉走天都山及會州境飢羸難以存活秉常嘗令蕃衆自爲爭復計元豐六年蘭州被兵西關堡破二堡遂廢熙河遣兵耕種輒爲夏人所殺及議畫界二堡在蘭州界內熙河將范育等修葺故址屯兵爲守乙逋欲得其地令宥州牒保安軍請廢所築新堡

六月攻質孤堡毀之

乙逋請廢二堡不得以萬餘騎乘大霧猝至質孤

盪平之進攻勝如縱火焚掠而還

秋七月使賀坤成節

使至京師正邊臣報兵躪質孤堡時使者畧不顧憚益知中國不敢苛留使人也

八月上表請定疆至

宥州牒保安軍請定疆至逾年不能決上表言自去年七月遣使赴闕乞換所賜城砦蒙詔不許尋與延州經畧司議分畫疆界當時議者依綏州例分畫向方面各打量二十里內十里安置堡鋪耕

牧外十里拍立封堠空作草地得保安軍牒稱延州指揮其城砦雖定二十里要在現今諸城相望取直分畫夏國不敢違黽勉奉行其南界諸路地分所司亦依綏州例打量二十里卻不肯依綏州例于內十里修築堡鋪耕牧于外十里拍立封堠空作草地以辨蕃漢出入絕交鬬之端累令宥州移牒保安軍終不明示所由私心惶懼敢悉所由哲宗賜詔曰爾遜領蠻緘恪循世守伻來稱幣廷閱奏書永言疆埸之安未即溝封之畫兩界繩直

罄忠順而可嘉十里無荒瀝悃忱而有請力祈矜許早遂底寧惟祈壤之求初無故事念安邊之議亦既累年顧省恭勤特行開納然綏德城本無存留草地今欲于漢界留出草地即于蕃界亦當依數對留應見今合立界至處并須明立封堠內外漢蕃各對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種自擇安便處修建堡鋪如熟地不可修建即于草地內修立各不得逼立界堠其餘疆畫未盡事已令押伴官委曲開諭進奉使副訖及已詔鄜延路經畧司夏國如

欲議事許差人赴延州計議眷方陲悅義之心既輸悃愊而朝廷綏遠之意已示優容宜深體于恩懷亟保和于方畧　范純粹曰是役也中國先許以陷寇之衆易新造之壘夫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勢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應素定皆當著見于書然後受人割地交相付與自無後來曲折今謀不素定約不素明彼以疲殘數百人詭辭塞命乃不復較問亟以四砦與之旣與之後而熙延二境始議畫疆文字往來徒費詞說不亦晚乎

冬十月復毀勝如新堡

初夏兵犯質孤等堡勝如巡檢計守義捻殺游卒四人修葺所毀城門工甫竣乙逋復率兵狹毀之殺守義擄其兵役而還二堡遂不復作　范育曰夏國自奄有西涼開右廂之地其勢加大後熙河內附則已斷其右臂又得蘭州險固定西扼塞力據上游控其腹背而質孤勝如之于蘭州定西以東川谷之于定西更足以壯形勢葢定西及二堡中閒膏腴上地無慮一二萬頃若募弓箭手萬人

布列緣邊耕植曠土則二州有金湯之固又歲得粟數百萬人食其半官糴其餘西州餽運可以日省夏人數以兵爭直欲毁中國籬籓使蘭州定西有難守之勢也議者懼邊患方殷始欲與以二堡繼復棄不更築豈不墮其術中哉

十一月遣首領允頗舉入熙河議疆事

夏國初議界至請以綏州例二十里爲界中國從之繼請留生地十里又從之乙逋見委曲遷就遂議于非所賜城外總以拶直二十里相照取直而

熙河路蘭州質孤勝如二堡指爲非舊堡砦欲自
龕谷砦打量取直則蘭州質孤勝如皆爲夏界孰
地又自定西城剗斗平第三砦接連取直則南牟
山尔囉州結龍川一帶亦屬夏國議久不决乃令
宥州牒稱現于納葉經克節進築所有蘭州耕種
處及屯駐人騎乞行毀徙如熙州范育不敢應乙
逋尋令允領舉詣熙河石子峽堅執前議以分界
至育等令往鄜延路再議允領舉至延安因言辭
不協徑還

十二月使賀正旦

梁乙逋以議界不合集兵屯境上時縱游騎出沒語言不遜脇以必得之勢然猶遣使賀正葢利中國賜予且假以窺朝旨也

西夏書事卷二十八終

西夏書事卷二十九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元祐六年遼大安七年夏天祐民安二年春三月復遣首領鬼名麻胡入鄜延議疆事

夏國入邊有三路故事文移至環慶者皆付鄜延會議時使人議畫界至𨽻云前後反覆朝廷悔賴實多及令赴延安商議又云延州無可斷之理本國已差官發付熙河蘭岷路就六處界首相會又云中國實有就和之意請勿再言隴諾堡上取直

及質孤勝如二堡事言詞不合輒捽臂還經略使

趙禼遣牒宥州促之不至會梁乙逋使生蕃乙吳

麻入延州吳麻乃出入漢邊達語言類通事者順

寧砦獲之禼厚與金帛使以中國懷柔意歸諭乙

逋曰朝廷令汝國遣人來聽議疆事非憚汝也特

以和好埀成不忍遽絶耳乙逋欲和卽來不欲任

汝自便移書往返不若面議之詳也時乙逋方聚

兵密木關將寇熙蘭吳麻至乃緩師期遣鬼名麻

胡及乙吉啰丹等入延州禼呼前詰折開諭畢曰

麻胡等詞窮曰公言無不是皆爲國爲民奈吾國不利何上官均家傳云西戎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得故地當時大臣姑息遂用趙卨計棄四砦蹙地辱國西方士人莫不歸罪于卨攷宋史哲宗紀及卨傳四砦之棄並非卨計李氏長編亦祇載卨議畫疆事均傳乃其子著作佐郎愔編次疑誤

范純粹曰畫界之始夏人計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爲界近黃河者仍以河爲限朝廷一一聽之不知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先令帥臣相度保明往返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延安所見便

利接連取直爲界號令一出夏人執以爲據而乃

行追悔前後皆失遂生厲階矣

夏四月大舉攻熙河毀通遠軍護耕七堡

初熙河畫界中國文字但云通遠軍之定西城北

相照接連取直未嘗及熨斗平通西榆木岔諸堡

梁乙逋欲三堡直南北打量界至逼近通遠大路

中國不可所以陳請累年及鬼名麻胡等回知軀

事不成遂以十萬衆壓熙河通遠軍境圍定西城

分駐蟾牟山結龍川挑掘沿邊所築護耕七堡毀

其蛙𡨕殺掠居人千計七堡者乃向所爭執處毀之以示必得也

五月轉犯涇原

乙逋復由結龍川進兵入涇原大掠開遠堡得勝隆德等砦閭熙河岷州兵已集始還

六月熙河等路來歸俘擄

夏兵入熙河涇原諸路雖肆殺掠而首領被執者亦衆哲宗令悉放歸並詔逐路經畧司諭宥州言疆事雖未理畢夏國安得輙侵邊境今既生擒郎

合斬首緣意在好生又夏國現輸常貢且放回本國宜明諭梁乙逋并近上首領今後不得縱放兵馬擅有侵犯

遣使請兵于遼

初梁乙逋寇通遠右廂種落盡趨河外熙帥范育三疏請乘此時進築龕谷砦與勝如定西相照可東接隴諾城全據形勝以制夏國朝議從之役將與乙逋鬩之懼使乞兵于遼遼主以南北通好久難便允從辭焉

秋七月使賀坤成節

熙河諸路奉詔諭詰宥州梁乙逋回牒以通遠十萬衆為些少侵犯又沒涇原之役不答哲宗以言辭倨慢欲絕歲貢聞坤成使已在境上乃止王巖叟係年錄云樞密使進呈言西夏坤成使人初報六月十六日過界旣而寂然至十九日忽來計會蓋每歲使來界上必使人體問招呼今年請戎邊吏如不來則勿問令其自至從之

毀鎮戎軍封堠

鎮戎官吏于軍界近邊立封堠八處梁乙逋遣兵拆毀令宥州牒保安軍言請勿再修且宜依舊

八月復毀土門堡殺鄜延都監李儀

鄜延順寧砦安定堡界新移枝子土門兩堡乙逋令兵毀之儀與副將許興夜將兵入界掩擊戰敗被殺

攻懷遠砦

梁乙逋既殺李儀知鎮戎軍無備遣兵乘勝攻懷遠守將李遜出戰不勝閉城謹守圍五日始解

九月分兵寇麟府二州

梁乙逋點集境內幾五十日至是月宋史夏國傳元祐六年九

月圍麟府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攷哲宗紀李儀之死在八月圍麟府在九月自是兩事不得并敘

集兵十五萬聲言攻環慶鄜延一夕忽越河東益知兩處備禦已固故抽一軍寇麟府攻圍神木等砦殺掠不可勝計民間廬舍禾稼焚蕩無遺驅虜畜產甚衆范純仁行狀云夏人犯麟府神木堡無所得而去與此異諸砦皆閉壁守獨橫陽堡守將孫貴數以奇兵撓擊且開門示閒暇夏兵驚疑乃還　范純粹曰夏人于一年之內大兵三舉猖狂已甚侮牒宥州詰問但云見行會勘鴟若不知察其設心蓋外為不關貢奉之

名以利市販而陰實肆其侵寇之惡也
國主生辰保安軍牒稱賜賀使疾已而不至
故事夏主生日禮物及仲冬時服例于九月十一
日以後過界其歲賜銀絹則于二十五日過界時
使臣安倫劉穆已抵延安經畧使范純粹令倫等
用公文稱疾移牒照會梁乙逋使宥州回文言辭
簡倨不肯少屈于是倫等不至
塔坦國來伐梁乙逋回師援之不及
塔坦聞乙逋兵入河東率所部襲賀蘭山入羅博

監軍司所刼殺人戶千餘掠牛羊孳畜萬計乙逋回兵援之至達結羅塔坦兵已退

按前書塔坦攻夏矣此書伐內之也夏與西蕃連結肆凶勢已無後憂塔坦能乘虛襲擊使其回兵自救不致深入河東其牽制之功不亦偉哉

冬十一月環慶官軍攻韋州

中國旣絕歲賜環慶經畧使章楶陳遂攻策令都監張存統兵入韋州攻安州川胥柏川諸處蕃部

被殺者千餘人

元祐七年遼大安八年夏天祐民安三年春正月遼人來援梁乙逋出兵攻綏德城轉掠涇原

梁乙逋遣使如遼以宋侵乞援遼主命大將蕭海里駐兵北境以張聲勢乙逋遂攻綏德以重兵壓涇原境大掠五十餘日而還

二月築沒烟峽壘成

沒烟有前後兩峽與鎮戎軍之石門峽相對梁乙逋謀建砦壘便于出沒誘致漢兵鎮戎軍以聞金

部員外郎穆衍請于質孤勝如二堡廢地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陝西轉運判官游師雄請自蘭州之東通遠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處復置護耕七堡以固籓籬秦鳳都監康謂以爲夏之所以未臣服而肆兵者以我勢分于隄備兵未練而賞罰失當耳若擇銳結伍伺彼之動聚則先擊散則復襲則彼分而我聚以衆擊寡可得志也哲宗下其事諸道沓之議未定而壘已成

按綱目書築不盡書成書成必大役也此書成

著其迷也宋之議論未定夏之版築已完西事得失于此見矣

三月集兵韋州以窺環慶與涇原官軍戰敗績

韋州居橫山北壘齊時立靜塞監軍司屯集人馬防拓興靈諸州時乙逋聲言集兵三萬于界上入取環慶四路經畧使章楶偵知夏國邊砦各相去二三十里每砦止八百餘人馬皆羸瘦不堪戰使折可適統涇原兵八千一日夜馳至韋州砦兵皇遽走可適直入監軍司所悉獲牲畜器物師回夏兵

從後躡之可適設伏要害夏兵大敗首領被斬者
二人死士卒無算失甲馬千計
夏四月西蕃廝那等族來附梁乙逋納之阿里骨以
兵備一公城
西蕃溪巴溫董氈疎族也自阿里骨立去依隴逋
部河南諸羌皆歸之廝那心牟二族向屬青唐阿
里骨殺董氈妻心牟氏廝那等不平與隴逋心牟
二族率衆奔夏乙逋納之共謀青唐阿里骨聚兵
一公城以備

六月涇原官軍破尾丁磴

梁乙逋見中國于熙河築定遠城擇于沿邊對接百里內各作頭項排布人馬東西相屬約地遠近一二日內可集兵三五萬待漢兵入界併力拒戰尾丁磴于諸路尤近以兵五千屯其地章楶令折可適將兵六千潛入境偵得守烽卒姓名詐爲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捲甲疾趨襲破尾丁磴獲人馬器甲千計回次欆楊溝夏兵逐之戰于高嶺又敗

秋七月復遣使請援于遼

乾順母梁氏憤韋州之敗將圖大舉復使乞兵于遼遼主不許

八月西蕃阿里骨獻邈川圖梁乙逋執其使

邈川古湟中地南距河州一百九十餘里東至蘭州二百餘里東北控甘涼一帶西接宗哥青唐二城部族繁庶形勢險要始阿里骨以女許梁乙逋子約攻邈川殺溫溪心不果及聞乙逋納叛蕃廝那等族因復入貢中朝哲宗封其妻溪尊勇丹為

安化郡君子邪彪籛爲鄯州防禦使弟南納支西州刺史乙逋數徵其兵入寇不應至是聞溫溪心內投疊受官爵懼其離間復以邈川地圖獻夏國約將兵來取而預誘溫溪心至青唐拘之乙逋惡其反覆羈執使人兵不發

冬十月梁氏自將寇環州

環州洪德砦西北白馬川灰家觜地距清遠軍僅八十里依山據險當青岡峽濟乾同家二堡大路若騎兵自歡樂峯直達漢川半日可至梁氏集兵

十萬于奇魯浪聲言犯涇原一夕趨環州圍之

按綱目書自將皆善詞茲書梁氏異之也以女子而將兵非異事乎事異故文亦異書之以見梁氏之惡與乙逋等

攻七日不克解圍退敗于洪德砦易服走還

環州境外皆沙磧距城百里有牛圈瀦水章楶于兵未至時夜遣人置毒水中夏兵至人馬飲者輒死攻七日不克謀解圍退楶預料精兵萬人授折可適銜枚由大虫谷趨洪德城分遣蕃官慕化等

別駐肅遠砦約舉火爲識以邀歸路夏兵還過之烽起士卒識梁氏旗幟爭鼓譟出梁氏縱鐵鷂子數萬迎鬭可適等皆死戰梁氏見衆敗急令青幕遮道盡棄帷帳首飾易服走免兵士相蹈藉死者崖澗皆滿李清臣與知定州許將小簡云夏羌圍環州劫慕恩族磽瘠無宿歲留數日無所得章帥以兵間道邀擊之獲級數百得駞千頭馬四百八十匹羌衆遁去又云章帥竟坐失亡減數又縱賊全歸遂左遷與宋史諸傳異

按兵未有書敗狀者書易服醜梁氏也

十月西蕃阿敏來投使守苴羅城

阿敏溫溪心弟阿旺格子阿里骨拘溫溪心邈川大亂阿敏聞梁乙逋執靑唐使人乃改名丹卓麻率屬投入夏國梁氏使爲衙頭首領將兵守革羅城備阿里骨也

十一月復遣使乞援于遼

遼主因夏國疊次求援擬遣樞密使牛溫仁泛使中國詰問兵端已聞乙逋點集頻數部族疲于奔命議者謂其非中國敵豈可因之棄吾舊盟罷溫仁不遣止令涿州移牒雄州請之

綏州鈐轄夥浪心訛內投

授內殿承制其從人綏夥曾入夏國偵事戰鬬被

傷特予副兵馬使

元祐八年遼大安九年夏天祐民安四年春正月假遼國

命牒保安軍請和

宥州牒保安軍言本國準北朝札子備載南朝聖

旨稱夏國如能悔過上表自當應接予以自新今

旣北朝解和又朝廷素許因此再上表章卽欲遣

使詣闕哲宗以辭引北朝非例令鄜延經畧使回

牒諭意

二月以兵備于闐

于闐東界吐蕃與瓜沙接壤是時入貢中朝請率兵討夏國溪氏閒之令瓜沙諸州嚴兵爲備

附 李氏長編二月己酉賜熙河路鈐轄康識并諸將銀藥有差以出塞牽制至打繩川討蕩有功也攷打繩川在南牟會西七十里距會州止八十里是巳深入夏界而宋史無康識傳其出塞月日實錄亦不載

三月遣使謝罪請以蘭州易塞門二砦

梁乙逋因中國絕歲賜遣使謝罪並請易地寶文閣待制呂大忠言夏人強則縱困則服今陽爲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哲宗乃賜詔曰省所上表遣使詣闕悔過上章獻納蘭州一境地土（李氏長編云蘭州未嘗以還夏國今云獻納何也按蘭州雖中國所得夏人覬爲己土前犯質孤勝如攻通遠皆緣此起隙及以四處城砦更易終不肯置蘭州于度外兹以易塞門者乃仍其舊見耳宜答詔直斥之）綏州至義合砦若亦取直畫定卻有塞門乞賜還

夏國等事且悉朕統御萬邦敦示大信眷爾嗣藩之始亟馳請命之誠爰給土疆復頒歲幣豈謂受賜而後輒興犯順之師中外交章神人共憤朕以爾在位未久勢匪自由姑戢討伐之大兵聊用馭邊之中策今則遣使來庭托辭悔過何乃謝章之初達卽形畫境之煩言況西蕃故疆中國舊地已載前詔不係可還其分境雖曾商量在用兵亦合隔絕然則塞門之請殊非所宜定西以東已有前論除河東鄜延路新邊界至許從前約令逐路經

署司依前後詔書開立濠堠外蘭岷路未了地界亦已令蘭岷路經略使依先降詔旨委官候夏國差到官詳先降指揮同共商量分畫緣夏國自元祐通貢受賜後累次犯邊仍候地界了日可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並依舊例

夏四月乘閒犯延麟二州

夏謝罪使甫入中國境屬蔣耒詔雲集近邊二三百里耕闢無餘地乙逋乘彼此議和沿邊無備縱兵分犯二州殺掠熟戶甚衆

冬十月遣兵拒神流堆與涇原將張蘊戰敗還遂失宥州

梁乙逋聞張蘊引兵入境令衆三千拒大吳神流堆堆距宥州四十里拒戰不勝宥州守兵潰走監軍梁阿哆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赴援蘊頓兵長城嶺鐵騎數挑戰不得旣倦蘊縱兵奮擊阿哆大敗

附宋史㮚康直傳元祐中知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

攷哲宗紀元祐中不見夏人侵甘谷事傳不知何據

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夏天祐民安五年春正月遣使進奉再請易地

梁氏遣使進貢復請易塞門不許自是不復請

二月進助山陵

哲宗葬宣仁聖烈皇太后于永厚陵梁氏遣使進馬一百匹

三月朔日有食之

時乾順年幼諸梁恣橫國中皆危之

夏四月遣諜入鄜延被獲

梁氏因請地不得遣諜至鄜延覘事經畧使范純粹方大閱觀者不得入俄而騎兩翼環圍之命觀者列坐皆五人結一保中有十餘無保者呼詰之即夏諜也盡坐帳前閱技畢曰我之兵精乎歸語爾主欲爲寇幸早來與食遣回

冬十月梁乙逋伏誅

梁氏一門二后乙逋恃其威勢獨專國政日與中

國抗衡緣邊悉被荼毒中間得歲賜金帛輒誇于衆曰鬼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國曾如此畏否每舉兵必曰吾之所以連年點集欲使南朝懼吾爲國人求罷兵耳國人畏之不敢言旣又潛謀篡奪刑賞自專梁氏亦爲所制自麟府還族子阿革戰死勢稍殺環慶之役梁氏自將不使與兵政乙逋不悅叛狀益露大首領鬼名阿吳仁多保忠撒辰等知其謀集部衆討殺之滅其家李氏長編云元祐六年十月涇原路諜報梁乙逋犯麟府界邊兵殺死梁阿革乙逋爲夏國所誅而舊錄則云乙逋犯麟府河外三

州殺戮甚慘莫之敢禦奸臣謂其已死歎安特甚攷新錄云乙逋死在紹聖元年十月

按乙逋爲鬼名阿吳等所殺書伏誅何罪宜誅也綱目嚴惡惡元魏尉明四年散騎常侍趙修爲監者鞭驅至死書伏誅永安元年中書令鄭儼爲部下所殺書伏誅凶頑如乙逋死有餘辜書伏誅所以正其罪而討之也

紹聖二年遼壽昌元年夏天祐民安六年春二月築堡石門峽

石門峽距渭州境僅三十里東帶興靈西接天都

瀕葫蘆河形勝宜耕牧爲國界要害梁氏遣兵築
堡戍之中國探騎遂莫敢過界
夏五月宥州蕃屬朱智用由邈川内投
智用有意内附爲夏國各路把截無由遂達後入
邈川爲温溪心部下搬察至熙州密申向漢意播
其宗族内奔哲宗嘉其誠授三班奉職
冬十一月進貝多葉經于遼
經回鶻僧所譯
西夏書事卷二十九終